

堪輿秘笈

海陽黃慎仲修父編次
祁閩許捷雲賓父參定

賦類

証山林
不是人間不住
不是人間等閒人

尋龍捉脉賦

晉陶侃

判清濁兮，天地攸分，定奇耦兮，陰陽可論，一氣潛萌於杳奧，萬殊默露於渾淪，肇有形聲，難藏影響，尋其枝派，本自根源，是氣先天地而長存，後天地而固有，孰識其生化，孰明其休咎，是以氣盛而生，氣衰而朽，藏之乘之，於焉悠久，幽明一理，顯然同途，乘生氣則生生不絕，遇休囚則世代無餘，可不明其根抵，故云妙矣。臣族本寒微，世無閥閱，頃丁家難，獲遇真穴，有道掩親，良足爲說，因而性地了然，秘傳妙訣，於是攷地理之由來，究人生之優劣，將欲詳陳，天機或泄，秘而不言，等而湮沒，人生天地，自有愚賢，或愚而賢，性中有天，既賢而愚，造物循環，是以貧富不無間者，貴賤常相半焉。出於機而入於機，生於土而返於土，失其地，則一世湮沒，得其所，則百靈咸助，災福相仍，有如桴鼓，知之者心膽寒，聞之者神魂怖，腎腸可

敷，此言難露，達者蔽以一言，晦者終身迷悟，大智察脈，起自崑崙，千形萬狀，同出一原，山各則一頓一起，平地則相牽相連，頃時則時人曉會，牽連非達士難言，發迹迢迢，形容端正，左右交固，山水朝應，胸乳之間，穴法一定，神魂由是安焉。子孫綿綿冒盛，水繞城脚，財寶無窮，迎左則左流裹抱，趨右則右注溶溶，雌雄相喜，天地交通，遷穴能依此訣，定知世代豪雄，大神若住小神回，城門關鎖，左妳從龍右妳虎，家產豐盈，來龍麗惡，則真穴難裁，去水直流，則田牛退敗，任八山之合卦，縱千峰之朝對，覆水兮難收，離鄉兮遠配，倘能鑒此，智益智而明益明，若乃背馳，小成小，而大成大，豈知掌穴爰分於左右，刺裁要辯於毫釐，兩指則虎口爲貴，中尊則倒處爲奇，小指乃爲富局，無名枉費心機，若乃接水迎山，但認有情爲主，博龍換骨，何拘一定之規，至如回龍顧祖，而賓主相迎，藕斷牽絲，而氣脈攢聚，要令山水隨至，陰陽交度，富貴雙全，子孫堅固，一或反是，有同暴露，塚神無所依憑，子孫何由恃怙，圓峰水口，坐塞城門，左右先後，對面均平，筆插雲端，管取天生俊傑，印浮水面，定知世出魁元，所以南枝向暖北枝寒，雪水鎔時，湖水滿，山有瘠而有肥，氣或聚而或散，要令眼力常通，是以功倍事半，波濤洶湧者未爲盡善，龍蛇蟄蟠者，夫何足算，幽陰之都，虛費崩斷，要令支阜平夷，如灰拽線，悠悠而縮爪藏形，隱隱而無頭無面，豈知遇水爲真，乘風則散，池湖積聚，四世不流，真龍所住，去而復留，盤旋屈曲，穴占雲頭，萬靈拱揖，富貴千秋，未穴其真，雖偏傍而驟發，及居其正，盡氣脈以兼收，穴占中央，時人莫會，四勢端平，蜘蛛及內，列土分茅，流傳萬代，玉女堆

山林間等
是不住人
是山

緝穴在邊傍。有隴中峙，四勢平洋，穴居隴首，忠佐明王，飛絲悠悠，圓峰後聳，或東或西，山水朝從，明堂寬正，榮華富貴，永無窮，前案周遮，將相公侯，寧有種，鈎鈎銀帶，世號難遷，其法盡出爲貴，兒孫世代居官，鬚下則來龍細小，垂尾則氣脈盤旋，上水靈龜，身頭端拱，泊在田湖，時人莫用。大江關鎖，洋洋不論東西，真穴難裁，代代權高位重，遊魚上水，前有明珠，或隱或見，如蓋中酥。穴居邊畔，名播皇都，懸絲鈎卵，前有圓峰，一斷一續，隱隱隆隆，穴居峰頂，積穀彌豐，以至獸走禽飛，穴難裁酌，前有橫案，以類而度，富貴各主一端，要在眼機精豁，角弓滿處，東西架箭，偏宜江水潮時，逆順安墳，莫錯馬跡過水，攬衣渡河，無形無影，豈類高拔，遺踪失跡，湖裏雁鵝，時人莫辯，真訣無多，衆低偏尋高處，遠近大小如何，大地平洋，中環四顧，得水藏風，時人罕遇，山谷何勞深穴，夷埋豈宜淺土，燭火輒滅，於理何取，別此真機，後代之祖，真龍泊處，土脈和勻，砂礫非爲吉地，蛇鼠夫何足論，要全五色咸備，所貴細膩芳芬，所以凶吉相生，陰陽可攷，嵯峨嶮峻者，其或未善，甜軟隱隆者，誠爲大寶，東西卓望，難藏東北之形，俯仰觀瞻，可驗耦奇之道，大抵真龍易辯，翳眼難明，萬水千山，而總歸一路，千形萬狀，而更無其情，但認蜂腰鶴膝，一任模糊不清，若也雌雄交會，自然氣脈逢迎，笑殺時人，把河圖而立說，那知真訣，取前案以爲榮，龍馬飲泉，石印右應，大江圍遶，四年端正，王侯由是興焉。廟食萬年滋盛。豈不以龍真則山吉，氣散則山凶，休把前峰爲據，但求坐下爲宗，片言如悟，萬竅俱通，更觀水口無關，謾說當年富貴，天外有鑰，仍知積代豪雄，何當弩滿弓

圓，箭鋒相柱，葫蘆水應，千金難取，東西走竄無情，下了離鄉失土，嗚呼此理難明，流傳千古，未言去水，且要來山，山若作穴，水自回環，彼此相應，內外相連，乾坤造化，孰探根源，至如山直水流，形勢險阻，朝對無情，云胡可取，那知東彎西曲，自然內外周遮，氣聚神安，富貴綿綿接緒，或曰水流百步，奕代爲官，對面朝八，子息貧寒，是以去來難辯，勿令執一無權，交劍合流，除是吉山相映，斜衝直撞，豈宜雷例安遷，倘能龍脈融，於此最宜斟酌，如瓜如瓠，如馬之躍，氣渙散，難捫摸，勢欲住，須盤泊，四水歸內兮，爲精確，小大之富貴兮，由茲辯剝，粵若奇形異狀，大江片潮東西順逆左右偏饒，小江曲來勢超山之，阿聖賢苗揮金鞭，指玉標，仙人之秘訣兮，亦孔之昭，於戲陰陽默感通，造物尤可笑，信知抵掌間，禍福從所召，更能配合天星，萬古通行兮，無此妙，八卦所屬，如墓取之，每起尅遁，年月日時，子寅勻配，莫漏真機，乾坤艮巽，加臨順飛四通之位，乾坎艮離，闕一非是，八通尤宜，斯年月兮玄微，天地所秘，惜神物所護持，吾知陰功宜厚積，孝行感神明，顯默爲之贊助，天地爲之炳靈，何假明師指點，滕公曰有佳城，死者安兮生者榮，此語露兮，日月爲之晦冥，吁德莫厚於顏，而妖於顏，姦莫甚於跖，豈人事之無憑，抑陰陽之關隔，此理灼然，敢輕審擇，不然，聖人有而安厝之之言，何以先云乎卜宅。

山谷則以起伏爲龍，平地則以氣脈爲龍，起伏則來山麓大，如龍之方鼓勇時也。其勢未住，直待翱翔海表，氣力將乏，然後如雲蒸霧湧，縮爪藏形，盤旋繚繞，則龍勢住也。人皆知雌雄交度爲貴，而不知雌雄相喜之爲貴也。夫雌雄交度，須得水以成之，則雌雄相喜也。

大官大貴之地，不必尋山勢盡處，多應休囚窮極，或不受穴真龍大勢蟠泊之處，分牙布爪，吐霧興雲，降穴之外，有三五里山勢未盡，皆是餘氣真穴居囊肚之間，則氣脈平正，明堂隱約，有如人之巨室焉。寢處之所，必在堂奧之中，又如大官之行衙，須有引從護衛，大富大貴之地，何以異此，又小富小貴之地，則如人之小室，淺近而易見，小官之出入，凡隨從者，十數人而已，大抵大貴大富之地，寬緩而發遲，至於廢棄也亦遲，小官小富之地，緊急而易發，至於退敗也亦易，無可疑也。

奇形異狀穴險而有也，或如懸卵，或似臥蠶，左右突兀，人之所畏，殊不知龍穴真正，案對有情，水城關抱，其福最緊，左朝左先發，右朝右先發，故曰片朝偏饒，但消息盈虛，易興易敗，小水三曲，大山三阿，若龍穴真者，主出聖賢苗裔，以其阿曲之中，假風聚氣。

既遇真龍正穴，又得吉利辰朔，則無不利，夫好地如巨舟，年月如利楫，載物者舟也，行舟者楫也，廢注者，風水也。發作者，年月也。不可不擇其取坐下八卦所屬配墓，却將四墓加乾坤順飛九宮，遇所用年月日時，看落何宮，如在乾坎艮離四宮宮大吉，餘宮不利。

穴情賦

宋蔡牧堂

大地貴隱，曜龍以星，妙得中和之理，即無詭異之名，參二五之合凝，何辰眷屬，任千百之變化，此法最靈，原夫皇天開有極之文，而后土密至真之寶，富貴榮華，玄微深奧，不有指示，憑何取討，精神未散，早求赤子之初心，氣質已離，難返童蒙於既老，是氣也首辨虛實，次詳重輕，雲龍曜氣之升降，骨脈程途之死生，坡鉗乳突，窩節背疊，背閃摺伏，四斜仄平，真心僞氣之關手，正落橫紋之漏精，魚尾擺開，看後倚前親之勢，虹腰雙下，認橫遷直就之情，豈不以急緩饒減，稍翼短長，生死來去，工夫迎接，流來勢急，脈之重旨左道，過去情深，脚帶橫兮狗截，賤質貴受，雄身雌結，筆尖要動，浮挨活計以防身，壁罅可粘，倚定傍求而莫泄，虛浮充貴潤澤，沉滯要安剛烈，故莫道無頭無面，橫看知迹，休言是木是金，動中取討，一家骨肉，飛斜走閃以無害，本來面目，高低深淺所宜先，三橫四直，於四直而背授，兩片三叉，會三叉之自然，額門玉枕，至高之穴至貴，合襟金墜，最下之穴最玄，魚脰橫截，妙存金乳之動蕩，茅葉側珠，活似水珠之鈞懸，俯焉端揖以至地，仰則平舒而面天，會窩打破肉盤弦，勒中取脆，軟脆要尋高

骨起，尋裏鑽堅，或者禽星獸曜，耳動目隨，草蛇灰線，水界氣止，要知英靈聚會，縱橫不離于正氣，血脈貫通，動靜當求其大體，流情未活，蕩如硬甲與弓轉，趨身大險，拋宜踴躍而毬起，過猶不及，道貴中和，處涼雜熱，妙諦徹理，嗟乎，千年靈骨之不朽，一點真陽之在此，順受逆受，何拘對定天心，傍求正氣，猶在消詳龍虎，橫擔橫落，無龍須葬有龍，直不直扞，有氣要安無氣，硬不闔，軟不饒，體玄微三竅之至妙，陽宜減，陰宜撞，玩接五星之真要，然此活法，歛之無過一理。

詩

八大神仙穴，楊公訣要尋，拋鞭須隱節，披刺要離根，反掌粘高骨，衝天打額門，仄裁如把傘，平視若提盆，擺出情難緩，橫飛勢合翻，有人通此意，便是呂才孫，穴是神仙穴，龍分厚薄身，脈來分左右，勢落定君臣，匾大臨弦出，麗雄帶仄循，打尖休動骨，點額要粘唇，緩急隨形使，高低着意親，五直宜橫下，三停妙影尋，挽籃扞鼠肉，側耳聽龍心，牛鼻防牽水，魚腮要合襟，玄微天意惜，舉世絕知音。

穴法賦

玄真子

天地一氣，陰陽所根，賦萬類以動植，稟五行而化成，氣乃水以爲母，物非土而不形，構陽精與陰魄，實同出而異名，況千形萬態之難狀，舉一言半句而粗陳，苟得其機，管取多多益善，如窮其趣，自然箇箇分明，蓋聞龍之成形，在於山頭，穴之玄微，不離坐下，端兮平兮，是固所寶，傾兮欹兮，有時可詫，旺龍勢猛，穴前必有橫欄，爻象鉗開，坐下任教低瀉，觀其自來自做，獨關獨攔，但以一平受氣，何須疊嶂重關，吐菁高原，近取一邊有勢，飛絲落地，回看數里無山，不論流峙高下，但尋出處灣環，去水直兮，取逆流而橫障，來勢猛者。就弱處以偏安，亢雄橫過，幹將回後有獨峰之鬼，順受逆流，關得住，不愁前應無官，龜行龜住，肩有浮沉，月滿月虧，影分偏正，犬眠牛臥者。當明臍乳之高低，星高月朗者。莫泥峯巒之掩映，覆釜兮鉞處堪安，懸鐘兮聲中可聽，天財兩頭齊峙，托護高物在擔凹，扳鞍前壠微高，朝應近穴居垂磴，陽旣凝兮，則陰必結，龍不成兮，則穴難真，伏似獸而昂似人，俱要胸前有手，高爲耳而低爲足，細詳囊乳真情，似手則曲池彎中可取，垂掌則中指倒處堪親，點鹽就動中而裁討，大指傍虎口以爲榮

山林間等
住人
不
是

，鬼若擡頭，看在何邊而證穴，托如得位，借他外照以成形，三金之下有台星，穴隨前從，一穴之中橫土局，星在後隨，論其局取其關攔，喻以形要其活動，鶴飛鳳舞，看頂翼之藏露，牛臥龍蟠，辨尾稍之低聳，螃蟹之臍近水，舉動時力在兩傍，蜘蛛之腹吐絲，環抱處，功居四拱，披簾斜下，平分擺處，瓜蒂垂囊穴居乳頭，玄武肥凸，則偏側之墳可取，虎口推開，則當胸之乳堪求，兩條石脈，分明垂凹有物，一乎土氣，豐實貼者爲優，蜉蝣露平地之蹤，近取穴前之環抱，豎掌掩上停一穴，低平連脚下兩重，台星足下帶三金，箇箇有穴，天火頂門生兩土，各各成龍，斜拋旁閃，摸石之下爲真，掃蕩飄流，曲折之中有據，勢巍峨者則取其平中，形偃仰者，則穴居低處，一邊獨力，宜抱揖以斜趨，兩股俱回，則兼收而並取，邊傍不正者，烝結垂珠，肥滿不抱者，宜安側乳，中心矗矗，竿頭高而旗脚皆回，四顧團團，角弓滿而箭鋒相柱，單提之穴可取，任左回而右缺，交衿之勢宜低，忌水走而山飛，對面之勾不長，與兜堂而何異，中心之勢平坦，似展席以無疑，虛一邊者，功居拱託，用四正者，妙在毫釐，脈有浮沉，須識淺深之妙理，局分偏正，要明坐向之深機，疊疊峯巒坐下寬，須看前頭急轉，平平支壠水城歸，仍觀對照清奇，回環而盡者。虛背而迎腰，趨流而去者。捨前而取後，護托得位者。不拘遠近，返抽而拒者，何分左右，舉層下層，物在墜中，撒網收網，魚遊動處，穴前垂瀉，宜居後位以深藏，坐下端方，莫滯前朝之尖秀，高山之脈，尙謂難察，平地之蹤，尤宜細詳，或勾夾，或旋螺，地勢只憑環抱，如蚰蜒，如龜背，土色必異尋常，堆石叢土者，必不孤而有應，繞流曲圳者。迎其勢以相當，去水

虎衛區，受雌雄之交度，穴情如結，堂氣必聚，脈不可離，風不可露，量山涉水，斷尼脈以無差，開井放棺，恐絲毫而有誤，既明放棺就脈之理，類乎博花接打之情，物竊元精，能繁華于異幹，葬乘生氣，必垂福於後人，粘墜不知其止，衝腦則散倚插，如識其妙，入目可觀，脫離閉冲，水蟻蟲魚而腐爛，傷殘補湊，瘟癘官事以臨身，大抵龍有五星，穴變萬態，龍體乾健，穴法坤載，穴中玄妙，不出口、角、鉤、鉗、包、節、乳、珠，下手功夫，無過吞、吐、浮、沉、倚、撞、粘、蓋，若能窮此賦之玄妙，又何慮乎形穴之奇性。

大觀賦

証山林間等
不是閒人
不是閒人
不是閒人

蓋聞山川融結，昭兩間之至文，輔相裁成，幹一元之玄化，事有關乎忠孝，理更入於精微，所貴洗滌塵襟，掃除俗慮，振衣登千仞之岡，揮塵挹三秋之爽，宵爾忘機，悠然得趣，須令眼底無牛，勿令管中窺豹，是以詰人妙悟，境會意中，上士達觀神遊象外，近之則洞察秋毫，遠之則瞻言百里，原夫造物之始，既有氣而斯有形，俯察之方，緣有形而求有氣，形惟秀異，氣乃瑰琦，故或蛟騰鳳躍，上出重霄，忽又雁落鷗沉，下臨曠野，鳴金戛玉，晨遊儒彥之庭，卷甲韜戈，夜出將軍之塞，舒如鵬翼，斂擬蜂腰，或潛或飛，可喜可愕，幾費鑪錘，大經煅煉，此是真龍出頭，未許凡夫着眼，若夫勢來千里，形止一杯，得失判於毫釐，侯虞間於尋尺，欲認真情，須觀動氣，若滅若明，凝眸四顧，似無似有，緩步重登，未琢未雕，易與剖連城之璧，已遷已變，何由窺照乘之珠，第闔闢之勢，左右可以相參，而進退之宜，前後可以互證，高懸目鑒，妙騁心機，其或地脈之傷殘太甚，致精英之漏洩過多，尺綯已裂，即斂人之手奚功，嘉木就枯，縱橐馳之能焉用，堂有淤決，難憑標準以測淺深，穴本生成，須識玄微而定分寸，參涸燥坦夷之旨，察輕

清重濁之分，返形納骨，秘洩鬼神，改命回天，功參造化，但箇中之作用不差，即天下之能事已畢，抑聞君子在朝能使小人革面，故或砂頭尖利，握之以爲鉛槧，峰勢巉巖，列之而成檠戟，亂石亦號點兵，小阜可名堆甲，戈與茅宜，劍爲印用，略陳一節，可友三隅，至於惡煞宜防，勿謂小疵可略，水直或爲秉笏，泉飛或應垂虹，皆以僞而從其真，故變凶而爲吉，然溫泉黃潦，豈是休徵，激浪頽波，總非嘉井，等閑孟浪，容易乖張，若乃造化無全功，陰陽有偏頗，變而通之，存乎其人，亦自有道，杞梓梗楠，勿棄材于寸朽，瓊瑤圭璧，勿受玷於微瑕，要使心目之巧，足補化幾，當令大造之權，皆爲我用，故眞龍正穴，不無饒借之權，而水類山疵，宜得控制之法，迎近是是，愛達非非，拖藍澄練，茫洋毓大地之靈，疊翠層青，縹緲作眞龍之用，鳳出雲端鰲來海上，城樓雉堞，逾廣逾奇，旛幢旌旗，更遠更勝，蓋近則寸山尺水，吐霧興雲，遠則巨嶂洪流，飛雲捲雨，彼皆與我爲徒，奈何存而不論，雕刻繪畫，豈辨眞龍牝牡驪黃，那知神駿，故當先觀力量，次審神情，或如壯夫陷陣，賈勇有餘，或如美女惜花躊躇不足，規模宏麗，塗山之珪璧萬重，景象新奇，赤城之雲霞千丈，垂紳佩委，態度雍容，對月調琴襟懷軒豁婉變綽約之姿，繾綣綢繆之意，可以意會，未易言求，八山卦列，未可盡非，九野分星，難爲定據，蓋乾坤震兌陰陽之消息可推，而西北東南古今之展縮有異，范越鳳之著，憑青碧以寫精神，十則巍之篇，見蓓蕾而知高下，催官章多牽合之失，玉尺經病術數之拘，牧堂之論，正而未精，倒杖之圖，要而未廣，玉髓金函，商秋兔影，疑龍畫筌，丙夜蟾光，書盈千帙，無以尙於郭景純之一經，訣亦多端

山林間人等
証問人不是

，無以加于乘生氣之一語，但知金木水火，生洩制化之機，安用貪巨祿文，乖刺謬戾之說，著書者，汗牛充棟，業術者，踵接肩摩，雖時師未嘗無識，而識而貪蔽，雖恒人未嘗無智，而利令智昏，心旣馳於貨賄，事豈暇於周詳，矧鄙夫嗜利之私，乘主人徼福之念，欲成於速，則遷就之計可投，自詡其長，則迎合之策可售，月且舟輪，眩名失實，硃硃魚目，疑似溷眞，惑世滋深，悞人爲甚，觀夫末世薄俗，殊多公位之拘，不知福地佳城，豈有偏枯之患，惟夫一丘一壑，氣失其全，或若弟若兄偶符其應，然令一子承祧，則吉凶誰屬，抑或兩胎共產，則長幼奚分，五八居中，理皆舛謬，四七居長，倫更紊淆，語本不經，事亦渺驗，至如地下之安危有異，人間之善敗攸關，合若券符，捷如聲響，氣感而應，理固宜然，爰有感溺之徒，不勝覬覦之想，設機伏穽翻成圖大之凶，利己損人，甘作滔天之禍，原禍福利害之說，本以動仁人孝子之思，而仁人孝子之心，豈動於禍福利害之說，望隴望蜀者，非平安焉，平焉者可矣。嗚呼山川之靈，惟善人輔堪輿之秘，爲君子謀，屋漏有神，方寸即地，儼其忠良，嗣世溫循萬古之風，長厚傳家，陰積百年之德，或孤貧之士，清介足稱，或苦學之儒，數奇弗售，是皆神之默相，天所欲興，力焉可致，自當早遇明師，勢或弗能，亦且冥符吉兆，苟非其人，若奪之鑒，請求端于天理，乃以觀乎地文。